

征稿：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來稿，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現代詩歌、古典詩詞、曲藝雜談、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勿超過千五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：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，聯絡電話。

藏在仙谷裡的秘境

胡光賢

巖腳位於貴州盤州市兩河街道，它有一個優雅的名字叫噠啦仙谷。關於噠啦仙谷名稱的來歷，當地政府在旅遊開發之初，曾向社會廣泛徵集名稱，那時剛參加工作的我，還參與徵集名稱活動。後來取名為噠啦仙谷，「噠啦」來源於布依族語，意為「團結、互助、牽手」或「相親相愛」，「山谷」擁有一種神秘、自然、清新和優美的山間氣息。2013年「雜交水稻之父」袁隆平先生到巖腳村進行實地考察並親筆題名「噠啦仙谷」，能得到他的厚愛，是巖腳無比的榮幸。

每次去巖腳，我都要去它的最高處觀景台鳥瞰全景。驅車沿著彎彎的柏油路盤旋而上，一排排高大茂密的樹木種植在公路兩旁，樹枝在微風牽引下搖擺著，似乎在迎接每一位遠方來的遊客。五分鐘後到達觀景台，那是一共兩層的亭子，站在那裡，可以看到整個巖腳的面貌。巖腳有一個湖叫噠啦仙湖，原來叫許家屯水庫，後因旅遊開發，把巖腳這裡的景區名稱取為噠啦仙谷，這個水庫也被賜予一個美好的名字——噠啦仙湖。

傍晚在湖邊看日落，更是一番美景。餘暉的霞光映射在湖面上，湖水泛起的

微微水波頓時變成金黃色，猶如一根根長長的金條彼此連接在一起，在水面上浮動著，盡情地享受著夕陽的美好。這種美麗的寧靜，有時候被調皮的魚兒打破。幾十條小魚成群結隊行走在湖中，看到湖面上散發金燦燦的光芒，不由得跳躍出湖面欣賞一番，那一躍，成為霞光裡一道靚麗的點綴。

噠啦仙谷裡有一家酒店，叫湖畔酒店，位於湖邊的小山坡上，在那裡觀湖景位置最佳。酒店旁佈滿密密麻麻的樹木，樹木不高，一點不影響從酒店觀景。酒店裡有自助式設備，可以體驗一下自我的廚藝。門前十幾米處有一個空地位置，是用來專門燒烤的，燒烤旁邊是木搖桌椅，躺在椅子上，慢慢搖動著，吃著燒烤，喝著飲料，看藍天白雲上飛翔的鳥兒，聽樹木叢生處蟲子的叫聲，欣賞湖面上的景色，野鴨子游動在水面上，一群水鳥在嬉戲……別是一番韻味。

噠啦仙谷有一片七彩花田，甚是漂亮。它的佈局以傳統文化十二地支、花仙子和太極圖為主的三個圓盤組成，別有一番文化韻味。七彩花田種植有萬壽菊、油菜花、薰衣草、馬鞭草、千日紅等花

卉，除了用於觀賞外，還可以製作精油、純露、花茶等，萬壽菊作為一種中藥材，其花具有清熱解毒，化痰止咳之功效，其根可以解毒消腫，油菜花可用来製作菜籽油。

七彩花田非常受年輕人歡迎，尤其處於熱戀中的男女，成雙成對地坐在花田的每一個角落，在花香中品嚐愛情的滋味。

花田被一條河流圍繞，清澈的河水慢慢流淌著，河水三十公分深，一群小魚兒在水裡遊蕩，時不時翻滾從花田里隨風飄來地漂浮在水面上的殘舊花瓣。河道兩旁種植了柳樹，枝葉極其茂盛，走在河道上，一邊欣賞花田里的風光，一邊享受柳枝的輕撫。天氣比較熱的時候，柳樹成為遊客賞花田的休憩之處。

在巖腳，不但可以欣賞美景，還可以品嚐地道的農家菜，迎來胃口大解放。有村民自家養的土雞，有綠色生態蔬菜，還有噠啦仙湖生態魚，經過村民的巧手烹飪，製作出特色酸菜魚、清湯魚、麻辣魚、泡菜魚等，這些魚是一道美味佳餚。我們一家人圍坐在一戶村民家的庭院裡，品嚐著這些美食，感受著巖腳村民的淳樸與熱情。炎炎夏日，生機勃勃的季節裡，

遊客可以到此處避暑，盡情地體驗舌尖上的野味，感受夏日的饋贈，在視覺上感受綠色的舒適感，在心靈深處接納大自然的恩賜。在巖腳，吃野菜是一道別有味道的舌尖盛宴，噠啦仙谷景區有很多種野菜，主要有折耳根、車前草、蒲公英、灰灰菜、刺包頭、小苦菜、蒿蒿菜等。在這裡欣賞著夏天的美景，吃著純天然的野菜，很是開胃口，是非常難得的口福。且大多數野菜具有中藥功能，清火效果好，對身體健康起到促進作用。

谷中鳥語花香，流水潺潺。那些五顏六色的花朵，在陽光的照耀下，綻放出絢爛的笑容，迎接天南地北的遊客，它們或獨自綻放，或簇擁成團，為這片沃土增添了一抹濃烈的生機與活力。那些鳥兒，則在樹林枝頭歡快地歌唱，它們的歌聲清脆悅耳，彷彿在為這片土地譜寫一部動人的樂章。

巖腳的一草一木、一花一葉都讓人流連忘返，我感受到仙谷的神韻，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與美麗，且早已經深深烙印在我心中，或許這就是噠啦仙谷的魅力所在。它不僅僅是一片美麗富饒的土地，更是一塊讓人心靈得到淨化與昇華的勝地。

夜幕降臨，我們一家人依依不捨地離開了巖腳，驅車沿著彎彎的小道緩緩駛出噠啦仙谷景區。翻過山頭，我停車後走到一塊小陡坡上，與巖腳作最後的告別，放眼望去，噠啦山谷在夜色的陪襯裡顯得格外寧靜而神秘。華燈初上，金黃色的燈光穿梭在村寨裡，倒映在噠啦仙湖中，陪伴著整個巖腳漸漸睡去。

登姥山島，赴一場夏日之約

胡曉峰

蟬鳴撕開盛夏的帷幕，暑氣蒸騰間，我帶著女兒驅車逃離城市的喧囂，前往近郊的巢湖姥山島，赴一場夏日之約的同時，也尋覓一方清涼與寧靜。

抵達碼頭時，渡輪正緩緩駛向岸邊，白色的浪花在船尾翻湧，像是歡迎的禮讚。登上渡輪，夏日湖風裏夾著水汽撲面而來，瞬間驅散了身上的燥熱。女兒興奮地跑到船舷邊，望著碧波蕩漾的八百里巢湖，叫道：「爸爸快看，前面的小島像一大塊抹茶色的奶油蛋糕哦！」是啊！遠處的姥山島宛如一顆碧玉，鑲嵌在這片浩渺的湖面上，靜待我們的探尋。

隨著渡輪緩緩靠岸，踏上姥山島的那一刻，濃密的綠意便與絲絲涼意一同沁入心底。島上的石板路蜿蜒向前，兩旁濃蔭蔽日，高大的木竹與杉木交織成天然的涼棚，陽光只得在枝葉縫隙間投下細碎跳躍的光斑。風穿過竹林時，枝葉摩擦著發出沙沙的絮語，偶爾夾雜幾聲清脆的鳥鳴從樹冠深處滑落，像被打碎的銀鈴散在風裡。空氣裡浮動著草木的清香，濕潤的泥土氣息中混著淡淡的松針味，深呼吸時，連肺腑都像被洗過一般清爽。

遠處低矮的漁村民居錯落有致地鑲嵌在綠樹濃蔭之中，隱約有柴犬的輕吠順著風飄來，混著灶間飄出的魚鮮香氣，想來是哪家農戶正用巢湖的銀魚燉著濃湯，那股子鮮靈勁兒裏著火氣，在枝葉間慢悠悠地散開。被這香氣引進漁村，只見各民居牆根石階旁，茂密的蕨類植物和苔蘚透著深沉的墨綠，更添幾分幽涼詩意。

這裡的小漁村寧靜古樸，沒有都市的車水馬龍，只有偶爾傳來的幾聲犬吠和村民們親切的交談聲。路邊的老人們坐在爬滿藤蔓的屋簷下乘涼，見到我們，臉上立刻綻放出溫暖的笑容，熱情地打著招呼，那笑容如同夏日裡的一股清泉，讓人倍感親切。

出了漁村，沿著石板路繼續前行，華藏淨寺掩映在蒼松翠柏之間，曲徑幽深。踏入廟宇，香煙裊裊，檀香的氣息縈繞鼻尖，讓人的心瞬間沉靜下來。這座始建於三國之後兩晉之初的廟宇，如今已有約一千八百年歷史，這斑駁的牆壁、古老的樑

柱，都在訴說著歲月的故事。女兒好奇地打量著四周，輕聲詢問著廟宇的歷史，我輕聲為她解答，彷彿穿越時空，與古人對話。

走出廟宇，來到小漁村下方靠近湖岸處，眼前是一片波光粼粼的巢湖。微風拂過，湖面泛起層層漣漪，遠處陽光灑在湖面上，閃爍著點點金光，而近處湖水拍打著岸邊的礁石，激盪著叮咚脆響。岸邊的蘆葦隨風搖曳，幾隻水鳥時而掠過水面，時而停在蘆葦叢中，悠然自得。女兒蹲在湖邊，伸手觸摸清涼的湖水，笑聲清脆悅耳，迴盪在湖面上。

不知不覺，夕陽西下，天空被染成了絢麗的橙紅色。夕陽映照著湖水，整個巢湖彷彿披上了一層金色的紗衣，美不勝收。遠處的山巒、近處的漁村，都籠罩在這柔和的暮色之中，宛如一幅絕美的水墨畫。岸邊的漁民們也結束了一天的勞作，小船兒悠悠靠岸，船艙裡銀光閃閃，儘是豐收的喜悅。一位皮膚黝黑的漁民大哥利落地繫好纜繩，抬眼瞧見我們這對陌生的父女，樸實的笑容立刻在臉上綻開，隔著老遠便熱情地吆喝了一聲：「可帶仔來，嘗嘗今年的新鮮銀魚啊！」那洪亮的鄉音裡，滿載著湖水的鮮甜與待客的真誠。女兒被這突如其來的邀請逗樂了，眼睛發亮地看向我，問道：「爸爸，銀魚是不是很好吃呀？」我也被這份毫無矯飾的熱情深深打動，笑著朝漁民大哥揮了揮手回應。他們臉上洋溢著的滿足與善意，比那夕陽的金輝更暖人心。

夜幕悄然降臨，我們踏上歸途。回望姥山島，暮色中，島上的文峰塔依然挺拔，層層飛簷如振翅欲飛的羽翼，承載著數百年的風雲變幻；渡口邊的聖妃廟的輪廓在朦朧中若隱若現，香火的餘韻彷彿還在訴說著古老的傳說。這些沉默的歷史建築，歷經歲月的洗禮，在歷史的輪迴中，如同忠誠的衛士，默默地守護著這一方水土，見證著巢湖的潮起潮落，也守護著這裡世代相傳的淳樸與溫情。

我想，這份跨越時空的守護，連同姥山島的清涼、寧靜與美好，都深深印在了我和女兒的心中，而這場夏日之約，更成為我們生命裡永不褪色的風景。

讓我失望的紫薇樹。

這一次，它徹底顛覆了我以往的認知與偏見。

看著這一簇簇盛放的花朵，夏日的煩悶與燥熱，會如輕煙般消散。樹蔭的清涼，如潺潺溪流，在我心底悄然流淌。

紫薇花花期較長，故又名百日紅。從初夏至深秋，跨越兩個季。

它的熱烈與長久，宛如一首激昂的生命讚歌，傾倒了古今來多少文人墨客為之謳歌。譬如白居易筆下：「紫薇花對紫微翁，名目雖同貌不同；占芳菲當夏景，不將顏色托春風。」寥寥數語，道盡了紫薇的獨特與倔強。

俗語云「天上紫微星，地上紫薇樹」。相傳紫薇本是天上星仙，為了降服害人的惡獸下凡人間，所以有紫薇樹的地方就是好運平安的地方。民間建造新居，往往會說「豎柱喜逢黃道日，上梁正遇紫薇星」。成語「紫氣東來」「紫薇高照」等，更賦予了吉祥美好的寓意。因此，紫薇成為了城市綠化與民間庭院種植的寵兒。

我的思緒如紛飛的花瓣，在四通路紫薇與小區裡紫薇間穿梭，原來小區裡那扭曲的造型是人為的雕琢。紫薇樹本質就有著筆直挺拔的，四通路上遵循著它的本性，自由生長，也讓我看到了一種自信而從容的風骨。它們不懼炎熱，努力向上，自顧自地用內在的力量，衝破一切外在的枷鎖，展現出最獨特的光芒與芬芳。

思緒中，法國作家兼女權運動創始人之一的波伏娃有名言在我腦海中響起：「成為你自己」。是啊，我們應做這夏日路邊的紫薇花，掙脫束縛，努力向上，綻放出屬於自己的色彩。小區裡的紫薇，是為別人的標準活著，那不是自己。

人生在世，常被諸多事物與關係所羈絆。我們越在意什麼，就越容易被其掌控，最終迷失了本真的自我，忽略了生活中的快樂。

央視主持人楊瀾曾言：「你不需要活成別人的樣子，也不需要活成別人眼中幸福的樣子。當我們不受外界眼光的驅使而做成自己的時候，那份自在，就是幸福的樣子。」

生如夏花，灼灼其華。讓我們做一棵盛夏的紫薇樹，在時光的長河中，活成自己喜歡的樣子。

盛夏的紫薇樹

顧建虹

樓下，那簇紫薇花宛如熱烈的夢，於盛夏中肆意鋪展。它們的綻放，本就是一種震撼，震撼夏的奔放。

我與紫薇的初逢，是在兒時《還珠格格》的影視裡，那是一個以紫薇為名的如仙女子。從此「紫薇」一詞，如一首悠揚的小令，帶著浪漫的韻腳，進駐我心底，儘管那時，尚未知紫薇是何種植物開何種花。遙想那花定是美若天仙，方能配得這般詩意的名。

結婚拖泥巴，圍著柴米油鹽忙。忙中偷閒，我開始養花種草，以便在一方小小天地裡尋得片刻寧靜。一次，朋友指著小區廣場的樹說：「看，那便是紫薇。」

我抬眸，只見那樹幹滿是疙瘩，樹皮剝落，枝幹扭曲怪異。這模樣如重錘，瞬間擊碎了我心中美好的幻想。樹幹這般丑，花能好到哪裡？

多年後我就業南京，經常行經四通路。見兩旁綠化帶中，光溜筆直的樹幹頂端，大朵大朵的粉紫色花團，似是燃燒的火焰，在寬闊的馬路上肆意跳躍。

我的目光被這艷麗鎖住，腳步也不由自主地停下。細看那翠綠的葉片，如靈動的精靈。

文藝副刊

葉片上花朵層層綻放，宛如天真的少女，仰著粉嫩的臉頰。

我想知道這渾身散發著青春活力的是什麼樹，那肆意流淌嬌俏嫋嫋的是什麼花。舉目搜索，綠化帶裡有標牌介紹，這竟是曾

潮州賞橋

諸宇璽

夏日的潮州暑氣撲面，彷彿整座古城都在氤氳的水汽裡浮動。忽然想到，韓江滋養的此城，街巷何處不連著小橋？古城二千餘年光陰細密織就，究竟該從哪一道橋走入這歲月深處？心中正躊躇，目光卻早已不由自主地拋向城門之外，那枕在韓江之上的廣濟橋，沉穩如一位老友，候在眼前。

清晨暑氣未濃，江風倒還清爽。廣濟橋那十八梭船穩穩泊波，連起廿四座堅實墩台，恰如一道長鏈，鎖住韓江奔流。踩著厚實船板，微微搖晃，足下有水聲潺潺。舉目望去，寬闊的江面被朝日染成金色，點點波光搖曳著往來的小舟側影；岸上的小樓人家，門戶輕敞，婦人探身晾曬花衫的身影投在粼粼江水上；樹蔭底處三五老者聚坐石條凳上，蒲扇輕搖，茶壺邊放著收音機，悠悠地哼唱幾句潮劇的老腔。早起的少年郎背著書包，腳步輕快地掠過河沿……好一副鮮活的小城晨光畫卷。

初見這「浮橋」奇觀，心下震動卻又意猶未盡。此後只要有空，我便留連於潮州古城的橋間穿行。讀過韓愈的《潮州祭神文》，便去尋韓江北堤之上的「鱸渡秋風亭」，那裡有傳說中祭鱸的舊址；聽過「一里長橋一里市」的老話，便去認一認古意森森的太平橋；流連在許駙馬府的小巷深處，也曾邂逅一鷺無名青石小橋，橋下窄窄的一抹清淺，在深巷天光裡安靜流著，無聲倒映著灰磚瓦的古樸飛簷。

多年前在城裡小住，巷口便是仙橋。夏日的潮州雨水足，小橋下的浮瓜船滿載而歸。鄰里孩童歡呼雀躍，聚在埠頭，看黝黑的船夫在濕漉漉的木跳板上穩當地卸下瓜果，滿擔的甜香似乎染透了窄窄的水巷空氣。我隨鄰居阿婆去買瓜，阿婆用潮語熟稔地問著價格，末了笑咪咪地拍拍圓滾滾的西瓜扭頭對我說：「孥啊，橋頭的船瓜『平又靚』，浸糖水甜掉舌啊！」她臉上的皺紋都洋溢著簡單的滿足。如今再去舊地，小仙橋猶在，埠頭卻換了景致，只剩幾位白髮老者仍坐在橋欄邊納涼閒話，時光彷彿都慢了幾許。

翻閱了許多關於潮州風物的古籍札記，一座座古橋的名字在紙頁間浮動：登雲、西關、三元……讀至那首傳唱已久的歌謡「潮州湘橋好風流，十八梭船廿四洲」，恰是廣濟橋昔年的風姿神韻。又見古人筆記中提到湘子橋橋墩藏有「銖牛」鑄鐵，鎮著水妖。如今橋邊只剩一頭獨守江風的鐵牛了，模樣憨厚，卻閑盡了無數渡頭的往來。這小小的城，每一道橋似乎都連通著一段水寫成的市井春秋。古橋作為地標，常在詩文裡成為送別的見證，默默指引著遠行的方向。

一次，陪著北地來的朋友走過廣濟橋那浮舟晃動的橋面，看過竹木門旁玲瓏的「太平橋」後，朋友忽然問我：「潮州多水多橋，可有最『細』（小）的一座？」我笑著答：「要講最小確實難講定哦！不過穿街過巷，石板疊的小橋多得是。要不哪來『山橋小市』『小橋流水』的景致？」

就如在鳳凰洲的竹林曲徑裡，不經意一腳踏上的單拱玉帶橋，低伏在一塘翠竹碧影之間，渾然天成。再踱進古城內縱橫交錯的「猷社義興甲」老街巷，不經意就會遇見幾步跨過的微拱石板橋，或平架於水巷口的木樑小橋。這些橋太細太小，常常只在流水之上才顯出它的意義，站上去環顧四周，古舊的亭台，盤繞的青藤，還有人家窗台上悄悄垂下的幾支粉白色三角梅，便都成了近在咫尺的詩意。

潮州的夏，橋影浮動於每個轉彎處。每一座橋，都像古城脈搏裡一個古老而溫煦的跳動。它不是風景的邊，恰是生活本身的凝定與流轉，脚步踏過橋面時，千載時光便沉靜成水邊一句無人言明的熟語：有橋正有路，有水才有城。